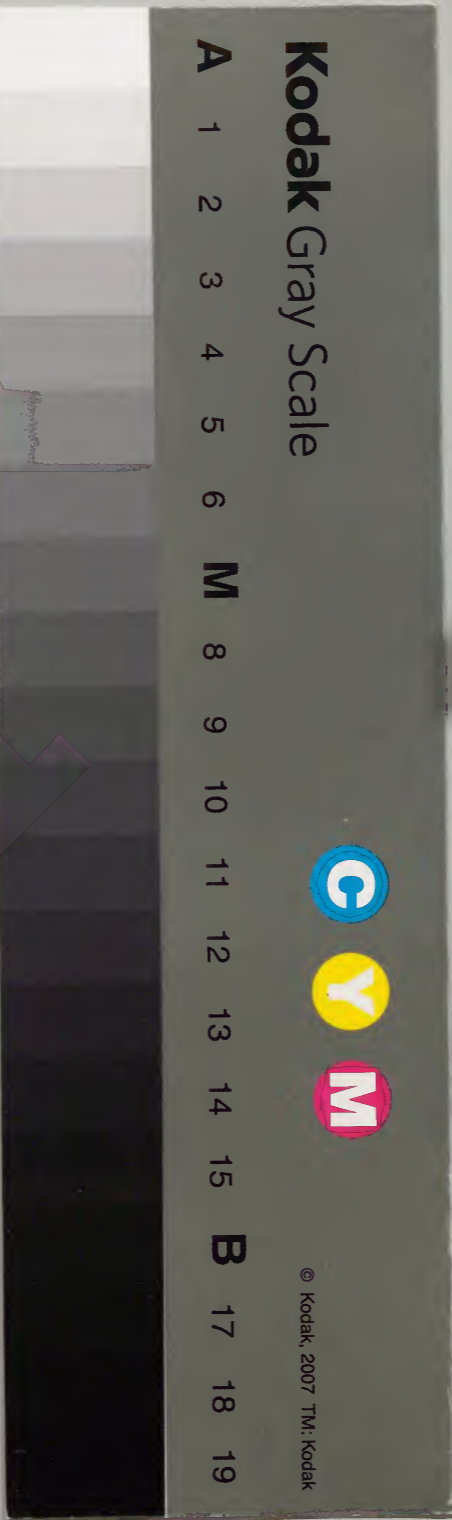


因樹屋書影

二三

庫	文	閣	內
三〇七函	九七三	漢	書
二架	三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33
冊數	6 (2)
函號	307 271





因樹屋書影 第二卷

章文庫

樸下老人筆記

男在浚
在延錄

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按鑄凝似是黃白術。

范陽盧氏母楊氏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無端。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不測。○是又一蘇若蘭矣。

書影

卷之二

因樹屋

宋知州鄭建撰吳興郡城記云秦時爲下菰城又爲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其女亦善地理啓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處立標輒爲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從璞廟祀○按許負是女相士此又有女地理矣亦奇

野客叢談辨坡公應記儂家舊姓西姓是住字大有意味毋論舊姓西可笑如坡云應記儂家

舊姓施有何意味爲正一字坡公當九泉相賞故多恨翻刻訛書及矮人妄注

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右見南齊志○此可考日月交道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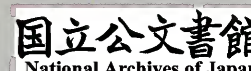
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向陷契丹常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粲然駭問土人曰此謂晝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如其言日方午也右見陸游南唐書○予謂卽日食也彼中不知故呼爲

筮日耳。筮是竹筓，當取覆蔽之日，或曰海上大魚過，遂能蔽日，名筮日。

別有窮奇躑躅，失路猖狂，骨董雖短，伎藝能長。右劉朝霞獻元宗幸溫泉賦。○今賣古器者，名曰骨董，或以為原於坡公骨董羹耳。不知坡公此二字所出，劉賦董作懂，味其文義，似骨格之說，又於骨董無涉也。○方密之曰：古器之骨董，當作匱董，見說文，有解甚詳。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非子孫所可襲。宋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至今不易。

明皇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授是官，號通元先生。後卒，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好神仙。○此俗所謂張果老者也，或言果為堯時蝙蝠精可笑。



裴景升爲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上考？爲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示勸。○尉受特旌，僅見於此。癸未，舉天下廉卓十人，余與陳大樽、夏彝仲諸君同被舉。末一人，休寧丞也。丞姓何，蜀中人，有異政，時呼爲何青天，直指平米價，民大譁，擁門不得解。丞一言而定。汪文烈亟稱之。後部中不遷，不黜，而別選一官至，百姓閉門留丞，丞不可，欲往。徐公人龍

軍前自効，百姓置匭，醵金以送其行。頃刻得三千金，丞堅不受。衆曰：蜀中殘破，公無家何歸？儻所如不合，願歸老於此。乃持前金置田購屋，以待公。後不知所終。

相雨書曰：河有三雲相連如浴狶，三日必雨。按故觀逐者於其返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殺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見淮南子。○舜亦不曾殺弟，樹

米架羊竟不解矣。

菊有一種名鴈來紅，狀類鷄冠，秋時莖葉俱紅。見古文苑擣素賦注。○今所稱老少年，正名鴈來紅，原無花，何以名菊。

漢宣帝以保護恩，追賜掖庭令張賀，謚陽都哀侯。○此寺人得謚之始。

延祐初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勞謝為？」使人皆效此君。省後來許多紛

擾。

京口鶴林寺杜鵑花，春開最盛，仙人殷七七令九日重開，無異春日。此九日事，可替代東籬矣。鄱陽李賓玉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宇，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右見高齋漫錄。○相法書也。四語亦佳，何必託郭。只書名玉管通神，林宗媿死矣。方術書往往有此，可恨。

賈誼新書，炎帝者，黃帝之同父母弟也，各有天

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
○信斯言也、將爲孤竹所笑、古學誣罔如此非
一、
史記樛里子癭而多智、時人號爲智囊、又杜預
亦有癭、予同書中載之、今人以智囊作美稱、強
加人以癭矣、

吳中陳徵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
有石榻、今始疑其僞、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
方氏藏此真跡、爲士人白麟摹寫、贗本甚衆、往

往得厚值、○今予鄉鄆陵石榻、在劉氏者、後有
新鄭高相國跋、定是白麟臨本、

竹譜、竹八月俗謂之小春、熱欲去、寒欲來、氣至
而涼、故曰小春、往往木有花、草有莛、竹得是氣
也、根伸而達、亦謂爲鞭行、鞭頭爲筍、俗謂之僞
筍、○按麥以四月爲秋、竹以八月爲小春、竹事
可用也、僞、筍、字、亦新、

樛李陳無功、撰庶物異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
有二、則可稱該博、余意外國語、佛經語、皆無定

字况屢經翻譯。尤多差訛。不如刪去。始稱大雅。
廣韻藻中所收甚多。亦未盡善。

古逸書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闕字類作
口。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闕
文也。鍾譚目口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
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
不知几銘與四口字何涉。可發一噱。

卓初荔挺。莆田諸生。予被逮入都。初荔間關數
千里。率閩父老叩闕。白予冤。爲勢格。卒不能

達。當初荔之行。予數止之。初荔曰。擊鼓以救日。
日豈擊鼓可救哉。亦致吾扶陽之誠而已。事之
濟不濟何論。余在念室。舊長汀令。石渠王君諱
明翰。年七十矣。從恒山徒步來視予。出一金爲
壽。且謂予曰。予每見

上幸海子。輒在破屋中。遙望膜拜。喃喃白公冤。予
曰。徒自苦耳。詎能達。王君曰。昔有鸚鵡飛集陀
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
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

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余亦鸚鵡翼，
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爲余滅火耶？予感兩
君之言，爲之泣下。附記於此。

雲林萬壑朝天圖。臨顧虎頭萬竿煙雨圖。彷彿
郭河陽萬丈空流圖。臨荆浩又常同其妾輕雲
放丹錫山作萬壑爭流圖。又見癡翁寫九峰雪
霽作萬峯飛雪圖。又有萬卷詩樓圖。萬林秋色
圖。萬松疊翠。萬橫香雪圖。總名曰十萬圖。各有
雲林自跋。蓋爲陶九成作者。今藏陽羨陳定生

家。侯方域作雲林十萬圖記。

相傳馮開之先生，嬖一艾妾。妾方新沐，時佛手
柑初至都門，急懷一枚與之。妾接得，旋擲去。先
生知其意，已不屬，遂驅之出閣。予在秣陵，見佛
手柑初至，一老年客市數枚，疾馳供李姬。麗貞
姬領之，命婢取去。少頃入李室，則宣盤中層疊
數十，鮮妍碩大，愈客贈者十倍。客乃不勝消阻，
座中言此姬之毒，更倍馮姬。予謂馮姬直捷痛
快，大勝此姬也。

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為黃初建安為選體流為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為趨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為詩餘流為詞詞變為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詞曲為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為雅古者風採之民間雅頌歌之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變至詞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貴賤之用反殊極矣

雜志中載常開平每出師夜必御一婦人曉輒斷其頭以去然後臨士對敵○予謂開平或偶一為之後人誤傳耳每御一婦輒斷其首安得有如許婦人供其宰割耶此等事不宜浪傳恐梟弁借為口實今之梟弁語以稱病相戒不妄殺人冬不治牆恐傷蟄蟲諸事必不肯信語以此等事必以為大英雄應當爾爾或反生效法心我輩筆墨不可不慎也

楊升菴丹鉛總錄汀州上杭縣有刻本宦閩者

遠近皆取之邑令，令索之民間，印以綿側理，裝以綾錦，每部民貲二金餘，而官動取十數部，又不給值，民有緣是傾家者。余至汀，一夕檄邑令燬其副墨，爲杭民永杜此害矣。此集吳門虎林皆有善本，此本強分門類，訛字如落葉脫矢處尤多，且歲久板皆漫滅，間有一字不可識者，宦閩者初亦未知板之漫滅如是，姑亦隨例取之。歸則以供葦帛之用耳。恐後人不知，以予爲燬升菴之書，故附記於此。

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冪，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雋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撐搗爲家常。此魯直之隔日瘡也。其點者

又反脣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集矢於杜陵矣。

杜詩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虞山解云：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僞體，以親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遞相祖述，無效嗤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前賢也。

杜詩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

錢虞山云：晴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澤多藏育，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養字似新而實穩，所以爲佳。如以尖新之見取之，此一字却不知增詩家幾丈魔矣。

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錢虞山云：張輔葛樂優劣論云：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爲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爲失實。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論，而抑崔浩之

書影
黨陳壽也。

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於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子鄉馬仲良諸君。竊名於世。余在閩中。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為留詩序者。體留意。亦未敢一字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於世。留不屑為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於人。

倫如是。吾故曰萬曆中以門戶分別。忍於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留有句曰。竹為槐羽翼。衣作扇仇讐。又曰。暑令天不韻。酒作夜常規。又曰。樹將風太暱。烟與月何仇。又曰。温退蟲多口。涼多鳥子身。是底語。正恐百穀不願有此才子耳。

遵巖序沈青門詩云。君恂恂恭勅。風致藹然。其所為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揜於聲律之外。如

言景
彈。鈇。欲。邀。公。子。之。車。歟。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
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槩。招。他。人。以。歆。徐。
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
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鼓。之。爭。隱。几。而。
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
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
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天下更鼓首無前二點末無後二點不知所謂
世以爲始於宋人寒在五更頭之說然宋人以
爲識避之是矣後人何因復爲沿習且寒在五
更頭去後二點是矣去前二點何居間常積五
更計之自一至五爲數十有五積一更之點計
之自一至五亦十有五合五更之點計之共七
十有五加以更數共九十九十陽數也夜用陽
數是陽數而陰用也陽數而陰用之疑於陽矣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去前二點天
德不可爲首也去後二點地道無成而代有終
也然則不去一而去二何居曰去一是去陽也

書影
去一則將以二始以四終是以偶始以偶終也
陰陽大數而獨以偶始以偶終猶之夫無陽也
故去前之二去後之二既不令其疑於陽而又
以奇起以奇終又默寓扶陽抑陰之意焉甚矣
前人立意之微而寒在五更頭之說爲無當也
余蓄此疑頗久因妄論以質之同人
余年友長山王子涼叫生爲詩好爲警牙詰屈
之語多不自解嘗爲潛岳解出正陳大士大士
語余曰子涼昨以潛岳解示予久之不得其解

既而悟爲五言古詩遂數五字讀之始得其韻
然稍失一字卽須從頭讀起矣予日子讀子涼
詩乃捷於先生子涼詩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
百五十句讀之入手卽了矣大士大笑

呂覽云帝乙三子長微子啓次微仲衍次紂同
母弟兄也微子微仲生時母尚爲妾進位爲后
而生紂故云同母庶兄後箕子勸立微子太史
據法爭曰有妻之子妾子不得立遂立紂○夫
太史能爭於立子之日而不爭於正后之日何

也。無以妾爲妻。齊桓亦知之矣。太史爲是箕子。不爲非乎。總之皆不敢信。

揚子雲恬澹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行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見潛居錄。○此說與其疑也。寧信美新可知矣。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

程于止曰。舊說閩年少。蟬試之信然。

蘇武子曰。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豪聞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鬟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龔彈數柱。辭再四。則列幃。

座右爲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煙雨共泠泠也。座客聽者。悄然愾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焉哀以思也。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於絃。不知者若以爲琴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

此譜入箏聲。未審違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亦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姬已沒。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卽。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萬曆戊申。江南大饑。時湖郡守陳筠塘。以義勸。侍士大夫。茅止生。十四歲。方舉秀才。慨然輸穀。萬石。郡守訝之。對曰。此先人遺意也。罄家之藏。

未敷其數，質湊三千以足之。義俠之名滿天下，而妒者之口亦以起。蓋止生尊人侍御二岑公，自辛卯歲，卽困穀以待饑，矢之曰：自啖者如啖已肉。止生名元儀，初入金陵，作午日秦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吊汨羅，盡兩岸之樓臺亭榭，及河中之巨艦扁舟，無不倩也。盡四方之詞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無不集也。分朋結伴，遞相招邀，傾國出遊，無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爲美談。

葉謙齋云：長安市肆壁上画一人，撫鬢倚樹而立。一道士題詩上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前幾見冰山化，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吾師孫北海夫子常曰：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又曰：吾輩讀書，卽不能窮及理，與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頽瀾。吾輩作詩文，卽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譙聲以墮惡道。

李子田曰：杜詩持正侃侃，自爲一體，而陰啓宋

人以理爲詩之意如張舍人遺之織成緝緞本
自好意便言及奢侈生禍引李鼎來瑱爲鑒並
其緝緞還之此類情事甚異杜之所以爲杜而
非所論於唐風也錢虞山云按唐國史補嚴武
少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吾知免宮婢矣史
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
賞賜無度公是時在武幕中故借此諷諭明僭
服之不祥數奢潘之召禍舉李鼎來瑱以深戒
之朋友責善之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
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
意乎

李子田曰杜詩期嚴明府云匣琴虛夜夜手扳
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消金吼卽霜鐘
花卽蠟炬花也杜喜倒字無他意也劉須溪乃
云其人能琴金吼霜鐘與其音者何也
陳明卿曰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
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
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矣

若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作喜而亦似真祥怒而亦似真史記書耳

余鄉多郭公塼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江南人愛之以爲琴凡滎澤滎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元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塼上有朱書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公逢着元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一三五步元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磚昔但以空心

名後以爲宜於琴也遂以琴名既修堤後遂競呼爲郭公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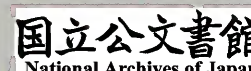
藝堅志宋洪邁所著蘭溪胡元瑞筆叢訓其書有百卷今行世者什之一耳元瑞曾得祕本後歸之同邑章無逸常熟毛子晉家亦有宋板者甲至癸流號計百卷與無逸所收同無逸貧士子晉作古料無好事者爲之梓行矣○洪文敏此書自甲至癸爲集者二百卷又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集僅成甲乙二

十卷而公薨全書蓋四百二十卷元瑞所有合
支甲三甲得百卷全書四分之一也其書係舊
鈔本每集各有小序如隨筆之例不知子晉家
所藏視此異同何如

弇州舊藏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宋板宋楮
字畫端重是趙文敏故物卷首画文敏像標簽
字出文敏手弇州亦圖一像於後弇州歿錢虞
山以千金得之後復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自
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

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
又云京山李組柱字本石嘗語予若得趙文敏
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愧
其言

王文恪震澤長語云家語今本爲近世妄庸所
刪削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漢藝文
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
語也閩徐興公家有王肅註者中缺二十餘板
何尚書孟春註家語行世自云未見王肅本毛



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註者與興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徐毛兩家本對較鐫行

春申君因李園而進園妹於楚王竟爲園所殺唐張祐詩云薄俗何人議感恩諂容卑跡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杜牧詩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皆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近吳郡林若撫詩云豫讓心銜國士恩斬衣猶可快冤魂春申亦有三千客至竟何人死棘門皆未足以定三千客

之罪也園旣進妹生子時朱英勸春申殺園不聽且曰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未幾死於棘門是春申之計失矣客何成爲徐興公有詩云食客三千盡在門各穿珠履耀平原冤冤地下多遺恨不許朱英殺李園庶幾爲三千客卸罪林若撫曰明初宋氏題郵亭壁歌彤管遺編明人詩抄俱撫入而不知此詩乃白振子昌所作見瓊臺清嘯集名曰戍婦行初非出於宋氏也振吳江人自號釣鼈叟明初至金陵進紫金山

金水河二賦被寵遇其七言歌行擅場若撫吳人斯言有據

李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林若撫曰唐人以酒爲春旣云釀老春而復用酒字不失之重耶常見古本作沽却與何人是矣若撫自謂足破千古之疑予意却字畢竟不自然太白詩卽使再用數酒字亦自不妨

白樂天琵琶行千呼萬喚始出來楊用修改始

字爲才字且謂作者亦必心服徐興公謂畢竟始字爲妙况才來一韵尤礙余謂用修懼後人作惡謔耳非謂才字勝始字也

用修謂詩古註覲皖黃鳥覲皖色也非聲也下句載好其音以爲重複訓之爲色古註可憑也嚴氏詩緝謂覲皖指羽毛之鮮潔而說詩者又謂目之流盼也按二字俱從目此解較長

毛子晉家有宋板許氏說文與今世所傳大異許叔重舊本乃以字畫分部者始於子終於亥

全書係十五卷，今乃從沈韻編次，而又以部分類入者，乃宋李燾更定徐騎省本也。湯聖弘有元刻許慎原本，惜毀於火。

漢書尉陀獻桂蠹二器，按楚詞曰：桂蠹不知所淹，畱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則已先陀久矣。今並不聞有此。

藝文類聚載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神社牽攀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子貢善言，遂稱能說神社，妄亦至此。今博物志亦無此條，刪之不謬。

呂氏春秋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織。○此許行並耕所託。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成而亡，後董襲傳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

君子書右見抱樸子。○按昌言尚有存者，新論
惟班固續成琴道一篇，今散見羣書數十條耳。
平原子書無一語傳後。

拾遺記曰：堯時有祇支國，獻重明之鳥，狀如鷄，
鳴似鳳，能搏擲猛獸虎狼，使妖災不爲害。飾以
瓊膏，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門
戶之間，則鬼魅退伏。今人元日画雞於牖上，是
其遺像。按歲時記正月一日貼画雞，今都門剪
以插首，中州画以懸堂，中貴人尤好画大雞於

石，元日張之，蓋北地類呼吉爲雞，俗云室上大
吉也。可發一粲。拾遺記：無乃因元日貼雞，而幻
出重明鳥乎？東方朔占歲書：一日雞，至八日穀，
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若元日宜貼雞，則
入日何不用所主？藝苑雌黃又曰：正旦画雞於
門，七日貼人於帳，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類，
二日獨施人雞，蓋正旦謹始，七入重人也。画雞
謹始之說，愈不可解。梁劉孝威正旦春雞贊，直
撫雞事耳，祇支或作條支。

博物志袁安故綬不具丙丁因募能爲丙丁文者六安都尉畱應能之綬成賜帛五十疋○丙丁何文耶或言文如火焰故曰丙丁然火焰之文亦不難爲何獨畱應能之此必有異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云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下車公卿親識顏色因巡校還耳此時不爲合古語也宋時駕還宮門有勘契勘箭之制又

宋相呂端捲簾審視乃拜皆此意

太白峨眉歌峨眉山平羌清溪三峽渝州一連用之王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窗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簾下水聲喧笑語簷前樹色隱房櫺衣上鏡中簾下簷前一連用之孫逖贈韋侍御詩忽觀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一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云使

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
聞、灘上廟前江中天外、一直並用、駱賓王送鄭
少府入遼云、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
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劔端、六
句一樣句法、且榆桑柳桃連用、又過任處士書
齋云、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水
靜墨池寒、四句一樣句法、在古人皆不以爲嫌、
今人用之、不知何如、擲榆矣、然細論之、惟峩眉
山月、一氣渾成、絕無痕迹、反似當用、許多地名、

者、餘則一說破、便覺身分小減矣、雖詩之佳處
正不在此、然終不如不犯之爲愈耳、

杜光庭一白犬、名曰吠、雲光庭以麻油塗犬足、
縉帛裹之、曰吾聞以油塗犬足、日行萬里、○今
日好田獵者、何不以此試之、

骰子朱窩、宋冢宰朱河所造、本名除紅、今人誤
以河爲窩耳、李君實謂本名除四、似未見河所
著之除紅譜也、譜中名目、與今朱窩亦小異、張
林宗先生常重刻之、汴中每以行酒、

蘇武子云、熊謙夫善醫、常言世醫者診脉、類以腕骨爲準、當腕骨者曰關脉、前曰尺脉、後曰寸脉、雖千百醫、率是也、抑予嘗攷、從魚際至高骨一寸、曰寸、旣曰關、旣曰尺也、間尺脉一指曰腎之餘、準此察疾病、審強弱、驗生死、視權衡於物也、謙夫南昌人、東壇熊氏之族、

同能不如獨勝、故有去而學堯者、專意畫火者、正統時、張益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昶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

遂不復作文、益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竹、昶字凡書皆作昶、在文淵閣寫經、帝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特移日於永上、今從之、

謝在杭云、今文書中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作僞、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叁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字、柒字亦無字、按東哲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黎娥之房、黎卽古

七字太元七政亦作泰政奈何不作泰字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蘇州毛彌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建人瑞狀元坊

鹿伯順有使者來寬同儕三人擬一時婚娶三女家居亦皆相隣議既定寬愀然曰小人喪父而服未滿願遲數月以遂私情不敢與兩人同事也主嘉其意不忍強後女之父病久而危欲急嫁女浼兩隣女入言之主母母白之鹿公以

語寬寬復灑泣訴其父母生生死死之苦曰伊父母必欲歸且隨主母起居耳後女歸主父母亦終不忍強之命與一寡婦同居寬移其舊宿之處以遠女室焉嗟夫今誦讀之士尚有匿喪以就仕宦者乘新喪而議親迎者又比比矣對鹿僕能無汗顏

華亭撰楊忠愍墓志叙王元美徐中行諸公理其喪事蓋諸人倚重於楊也已吳國倫與江司馬書云檢忠愍集入子與名非實錄也忠愍以

乙卯冬服刑。子與方決囚江北。不與事。哭郊外。與經紀後事者。國倫與元美子相三人耳。而華亭爲忠愍誌。遺子相而及子與。已爲失考。今奈何專屬子與乎。李子田曰。諸人在當時。最稱莫逆。以此視之。果莫逆耶。

避暑錄話。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

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常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健。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喬文衣曰。吾鄉貧民。冬月操作。懼寒僵手。則爲地窖以居。先君子極貧時。苦寒亦作一窖。嚴冬讀書其中。夜無火而硯不冰。煦煦然春臺也。額

其窖曰陽春窟。余見都城之貧民，饑寒而死者，名曰倒卧。秋夏則無，冬爲甚。可見貧民之死，非死於饑，皆死於寒也。不見夫街頭日夕之嗷嗷者，皆曰乞數文錢，得入火房，可救一夕命。乃火房者，都民爲之。如坊店有數文，則得入，無則不能。究之房，則房矣。何火之有？夜過其間，號寒之聲，慘不忍聞。願與仁人君子，廣造數處，使貧民盡居其中。名曰陽春院。其病而老，幼而無力者，日行乞而夜有歸。既可不死，其強而壯，四體無

恙者，手不僵，而百操皆可作，亦可以自食其力。行之天下，行之萬世，當無死寒之民。○京師火房，卽乞丐之長爲之。凡爲其長者，皆大猾。家累千金，妻妾飲食，略同素封。每門置火房一二處。遇大風雪，則以處羣丐。計口日給薄粥二盂。而晴日，則亦計口收其所乞之錢。羣丐聽其指使，無敢忤者。往時察子之輩，多此輩爲之耳目也。俗云：霜爲霧，所食輒雨，食字大奇。

梅衡湘論李龍湖云：此老何可謗，但當捧之蓮

花座上朝夕禮拜、以消折其福耳。蕭伯玉曰：若盡如世人之見推福、固不容如此消罪、亦不容如此其重也。

嚴子陵墓、在懷慶城東七里。○嚴州葬、復誰人、詹去祿曰：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覘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

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鄉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

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昇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滷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

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嘆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神禹定水帶、何以得流傳人間、非同彝鼎、披圖可識、麗使從何知之、此與太平廣記所載西賈盜佛面珠事、頗相類、何異域之多慧眼也、○按湧幢小品、載華亭市中小常賣

舖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于番賈、而未嘗遇、今

幸得之。○予按朱文肅公著湧幢小品、在萬曆已未、詹去矜鍾玉所記、在文肅公四十年後、其就文肅所記、而敷演之、無疑。然卽文肅所紀、亦未必實有此事也。文肅又曰、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卽此魚腦骨也。余謂此亦臆說。

葉瞻山樹聲、居臺諫、數有抨擊、率皆大寮回次、務剔根株、以節氣自喜、而雅不欲居黨名、常曰、吾所知、君子、小人而已、不以門戶故、而君子之

小人之也。○盡人如先生，何至紛紛聚訟。范箕生程烈女傳，烈女鄆城人，年十七，聘安氏，無何安氏子卒，烈女摧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母憐而撫之曰：若夫已矣，何履爲？烈女則刃斷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人詰之，烈女太息曰：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及葬安氏子，請臨其喪，堅，父母不許，託於炊，佯入室憩，則着向製履，雉經矣。啓扉，黃氣輪囷四塞，不辨烈女所在。久之方散，逾七日，顏眦如生，汗纍纍如珠然。

鄆城令廬弔贈襚焉。四方來觀者，門如市。范子曰：先大父守許日，陳君鳴郊，省大父于榻前，爲予言烈女死，其父益以爲詬，或破涕爲怒，加撫秘云：嗟嗟，氓之蚩蚩，一至是哉，然不如是。烈女之性，爲獨全于天者，不顯矣。虞將軍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信矣。

句讀改正當從者。論語點句爾何如。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施枷不同句。巾櫛不

親授句左傳蔓句難圖也蔓句草猶不可除
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躒浴句薄而觀之
史記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帝紀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只一點斷不須講
解而古人之語意自出信乎學者貴有師承也
若傷人乎不句問馬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
有衆逐虎又倪文節公謂勿忘勿助長上云而
勿正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句心勿忘句
亦不通味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

字分為二字故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
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叠下勿忘作
文法二嫂使句謂治朕棲句夏禮句吾能言
之句杞句不足徵也殷禮句吾能言之句宋句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句故也句足句則吾能徵
之矣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句已乎書舜
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陟方乃
死詩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句騶虞此
王質詩總聞讀法雖蔬食菜羹瓜句祭句禮記
瓜祭

上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包註
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甚矣吾衰也久矣句吾不復夢
見周公予不得視猶子也句非我也夫句二
三子也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句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句未能也皆與今本迥別學者
宜詳考之虞山云左傳公入而賦句大隧之
中其樂也融融句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
也洩洩杜註曰賦賦詩也以賦字爲句則大隧
四句其所賦之詩鍾伯敬不詳句讀誤認爲左

傳敘事之辭抹之曰俗筆殊可笑
京山郝仲輿敬曰孟子文字快利其中有一字
爲一句者行雲流水讀過人殊不覺如七八月
之間旱句則苗稿矣句知句足以知聖人汗句
不至汗其所好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句
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許子何不爲陶冶舍
句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百官族人可句謂
曰知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句送之門是
句皆已甚迫句斯可以見矣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句皆擴而充之矣、使浚井出句從而揜
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句將行其言也、迹
墨必歸于楊、歸句斯受之而已矣、又淳熙句
讀揖讓而升下句而飲王註射于堂升及
下皆揖讓而相飲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脫、張旭見
之、因爲之草書、太白有公孫大娘渾脫舞句、老
杜序內云、公孫氏舞劍器渾脫句瀏灑頓挫、獨
出冠時、鍾伯敬不知是舞名、作爲贊舞、評云渾
脫瀏灑六字、作事作文之妙、盡此、虞山譏之、

論語夏禮吾能言句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
言句之宋不足徵也、

按宋長洲王楙曰、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
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則
此讀爲是、

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
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
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總在禮則當學矣、二十



日弱冠年雖幼、在禮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當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并作一句點、誤矣、

學使謁文廟、一諸生講孟子明堂章、讀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句毀諸、句已乎、學使擊節曰、一讀語意已明、不必更講矣、

鷓鴣之聲、行不得哥哥、又云、鞦韆格磔、唐韋莊

詩云、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懊惱澤家、亦鷓鴣聲也、續下老人筆記

太平廣記云、靈隱造北高峰塔、有寺犬、自山下銜磚石、至嶺上、吻爲流血、人憐之、乃繫磚其背、塔成、犬斃、寺僧葬之、寺門八面松下、今靈隱寺志、不載此事、

永嘉劉叅戎思祖、儒將也、善詩、與匡山僧性淳友善、命画工圖已像、與僧對坐、日逢僧話圖、到處乞人題咏、華亭章台鼎一絕、云、支許相逢盡

書影
日雷蕭蕭寒玉數竿秋。青天碧海無兵氣。閒殺嘶風五色驪。

羅隱著兩同書十篇。廣秘笈收之。首載吳越備史。隱本傳。海鹽姚叔祥。又採隱逸事附之。然唐末閩進士沈崧。爲隱撰墓志一篇。文甚典麗。叔祥未之見也。

蜀宋亦無點溼也

請云與謝蜀宋非言射平平身射風射捕身

因樹屋書影 第三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在建錄在都

陳大士曰。隆準公大耳兒。祖孫相距四百年。皆能有爲於天下。原其所以無有他端。百敗而其氣不折也。陶荊州愛將朱伺。每戰輒克。人問其故。曰。吾特能忍耳。兩軍相對。勇怯相當。幾不能支。而更忍其須臾。此必有變。我能忍。彼不能忍。所以勝負之數不貿也。合二端觀之。天下事必

有氣而能忍者勝。

吾梁吹臺在城南，是師曠作樂處。梁孝王改爲繁臺。班史稱吹臺爲平臺。謝惠連於此作雪賦。又名雪臺。繁音婆。今尚有繁塔。予同學諸生有繁居正者。臺下人。魏有繁欽。又述異記：蠡臺梁孝王築於菟園中，以迴道似蠡也。今不知在何所。然繁臺上有塔，從下而上，實作蠡形，與他處塔製異。蠡臺或卽繁臺歟。天中記載密縣有慈亭，慈急也。予讀書密之超

化寺兩載，每詢親識，皆不知其處。

漢書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今惟禮曹得稱南宮何也。

劉賓客嘉話：公常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稱公者卽劉賓客也。靈運鬚昭明脛。是的對。皆文人死後之阨。

葆光錄載處士朱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搥鼓。今之工琴者，類不畜爪，但搥箏，則繫義甲。

豈當時撫琴者。皆以甲取聲歟。不然何以去爪
爲異。取羯鼓來爲吾解穢。正不樂肉聲者。
漢楊終字小山。爲校書郎。受詔刪太史公書。爲
十餘萬言。然則史記曾經刪定。非本書矣。更不
知刪去何等。或刪本與原本竝行。後世獨行原
本耳。
予家江右。諸昆季至金陵。呼柿餅曰棐乾。金陵
人恒笑之。按前地里志。梁侯園有烏棐八九稜。
棐柿也。則所呼正是。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和之。
惲驚其哀韻。更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
碁擊琴。正是的對。今俱不知爲何事矣。今人
作索句圖。若作以筆捶琴。更多意態。

東觀漢記。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
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幾衆對狀。
除爲郎中。此六朝文士隸事之始。

坡仙云。孔文舉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
無事矣。此詩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

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學多事矣。予在萊灘。作無事堂。常曰。有客時學。北海無客時學。淵明意。但飲酒耳。不知者。以爲地近。蓋公堂有所慕而爲之。予滋愧矣。後一令至曰。邑可無一事耶。命撤之。諸生于鳴岐藏於家。艾南英曰。王世貞前後四部稿。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臣嘗讀其書。竊以爲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

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真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以世廟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者。旣溺而不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

集。吹聲附和。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

梁玉立曰。太和先生者。姓王氏。真定人。不甚識字。然明敏多智。人有疑就質。輒立剖。有爭訟。先生出片言。莫不詞窮。唯唯謝過者。顧其名不傳。遠近聞者。獨稱爲太和先生云。時鄰郡有重獄。經屢讞。疑不決。臺使者檄郡守更訊。守閱牒累日夜不能得。一老吏白守曰。真定有太和王先生者。雖布衣。有聽斷才。不可招致。曷以禮聘之。守於是飾車馬。遣吏造先生。先生曰。余窮鄉鄙人。何所知。顧辱太守召。駭觀聽乎。使者再請。乃許。既至。守爲磬折。具賓主。告以故。先生令守第出訊。請從屏間聽之。守乃坐廳事。兩造具陳。已先生遂爲指某囚某詞中有間。由此細勘。情僞可立剖也。守因更取前牒審視。一訊卽服。如先生言。獄上。臺使者驚異。移檄褒美。咸謂太守才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爲上客。酬以金。先生

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爲上客。酬以金。先生

辭不受。乃以禮遣歸。先生歸不自矜伐。優游里中。以韋布終其身。又歷數世。而方山公及子紹山、思山兩公先後成進士。今衣冠甲中山。史氏清標曰：余觀太和先生斷獄事。而重有慨也。州郡吏競爲毛鷲擊斷。以取赫赫之譽。唯患功名不自己出。士卽負材卓犖。聲不出里閭。泯泯以沒耳。先生以布衣決重獄。奏效長吏之庭。馳聲河朔間。一何偉也。而太守慎刑獄。能不自任老吏。又能舉賢以成太守名。皆有古人之風。豈獨

先生矯矯可傳哉。雖然。余猶惜太守能屈先生。而不卽薦之臺。使者以聞於天子。使竟其用也。漢世敦崇行誼。州郡有才賢著聞者。其上得辟爲功曹掾屬。往往游歷。以至公卿列侯。後人困於資格。廉平如先生。不克一當。張釋之。徐有功之任。顧令其以布衣終老。嗚呼。亦足以徵世變矣。

坡公書淵明飲酒。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詩後。正飲酒。不知何緣。記得許多事。余謂正緣記。

書景
得此許多事，不得不飲酒。

劉子威好爲聲牙詰屈之文。吳人推服之。無敢後。袁卜士景休字孟逸，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鈎棘，文義紕繆者，以爲姍笑。子威聞之大怒，訴于邑尉，攝而笞之。尉數之曰：若復敢姍笑劉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能改口。杳舌妄謾劉侍御也。尉遣之。吳人因是益嗤子威。見虞山詩人傳，每讀此，輒爲失笑。石林老人避暑錄話云：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

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製作甚工，以遺余。疑是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是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余味首輕尾重，探前偃後八字曲盡古人爲老人製器苦心，記此以佐祝噎。

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冠四家，有說邪全部，以四大厨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尚全，鑄多者咸爲逸去，甚至每

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卽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爲說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說郛出。而說郛亡矣。然其中全帙。有另鐫行者。後人緣其書目。廣求之。始爲全璧。未可爲此刻誤也。宋末賈秋壑亦做說郛。爲悅生堂隨抄。亦百餘卷。不知今尚有傳本否。

徐文長知湯義仍先生特深。然評其感士不遇賦。旣以四裔語譯字生譏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譎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力。其誦之也亦甚不少矣。義仍先生諸賦。尚是平易。古字施於賦中。猶可。若今人竟用之。序記中十得六七。使人讀不得。句句不得解。文長見之。更不知如何毒詈矣。避暑錄話載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韓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

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爲法也。予謂文公帖子。石林老人論之詳矣。端明跋僅十七字。摹寫楊文公憐才愛士之意。物能感動人如是。

馬旻狽之驢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遯實未臣周。此不足辯。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辯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間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以閨中之婦。褒譽於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

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卽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闈外之謀。或躬環甲冑。於疆場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衣曰。經書中。魚亥儘多。後學尊經。遂不敢辯。如畫寢章。先君謂畫當讀畫寢。寢廟也。畫寢者。畫其寢廟也。諸侯畫寢。大夫以丹。士庶以白。堊。春秋僭亂成風。宰予習焉。而畫其寢。過斯甚矣。朽木糞土。所以明其賤。何誅之責。所以甚其失。不然。一畫寢耳。罪豈至是。又考字書無畫字。三宿而後出畫。又讀作畫。卽畫也。亦是畫字。畫作畫。其必然乎。然昌黎論語解。已有此說。

豫章陳興霸。常言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逞臆橫議。爭訟一時。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

書景
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不尚矜爭。及其衰。合縱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由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踈者。以淺俚爲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爲治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

其愚而造之者。以爲得意始也。不過文人之子。旣也。遂釀兵爭之禍。吾輩不可不知戒也。與霸名孝威。大士仲子。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近蜀人任元本。博學妙詩文。能以坐隱名通國。

復善揣骨相陳蝶菴先生贈以詩有曹劉沈謝
吾何敢摸索憑君在暗中句一時稱之

避暑錄話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
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
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
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
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趨操各有主也嘉祐初
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文忠父子自眉州
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

歐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辨裝使
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免父子所著書
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
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
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
亦未嘗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余夜讀此而嘆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今世有退然自以爲不足
以重人而必求其人以重之者否有憐人之才
必求其人以重之作書辨裝送之京師者否有

與其。人。嫌。隙。復。敢。達。以。書。薦。以。士。者。否。有。得。嫌。隙。人。所。薦。士。渾。忘。其。所。自。來。極。力。推。譽。使。驟。有。聲。譽。者。否。抑。有。進。身。之。後。不。忘。所。自。四。十。年。無。纖。毫。輕。重。於。彼。此。者。否。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喬鉢曰蘇墳之大，不過三十畝，繚以土垣，古栢三百本，歲甲申，郊賊盡剪之，其中爲老泉、老泉葬，蜀元郊令具衣冠爲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子由，相去六七武，或云邁，迨過俱葬此，而無其

塚，子由西有四塚，無題名，前豎一碑，列四氏六公子名，爲簞、爲符、爲箕、爲籥、爲笙、爲箏，亦無墓，按子瞻晚謫海南，後爲汝州團練副使，比至淮，乃表乞常，遂卒於常，當未病時，囑子由如卽死，葬我於嵩山之陽，子爲我銘，子由從之，子由出守許州，置田於許，居六年卒，亦葬是，因思子瞻當日足跡幾徧天下，奇山妙水，何一不經物色，乃獨鍾情於此，必有取爾也，墳之外有二塚，數百年來，未有知爲蘇氏者，南一塚爲盜發矣，俯

其穴得誌銘始知爲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無之乃中州之慘至今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亦甚乎爾時暴骨在野於草蓬積魂中得頂骨二脛骨三零骨三十六屑丙戌清明具衣冠而重葬焉夫人姓梁氏爲宋狀元顥之曾孫適蘇遲爲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策與前六公子爲昆季皆人所未聞也

萬茂先自序其詩經偶箋云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裴俠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卽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瘳向府病瘳似朝士終無死法求仙者何必十洲三島乎

漢書成帝時河決潰金堤凡灌四郡帝按圖緯得王延世徵拜河堤使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帝嘉之改元河平此今沿河下埽之始但今易以柳枝葦條耳潰金堤灌四郡之水在今日恐經年不辦三十六日何神速也古人

作事如此。

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起於宋陳希彞。寒在五更頭之說，余既以意論之矣。今是處皆五更三點，而各禁中間五更五點。客有詢其故者，余笑應之曰：總是不放人行之意。

詹去矜曰：始余將有事閩越間，渡浦城，買一舩。其制方上銳下，坐卧其上，恒惺杌而不安，板薄纔如紙，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

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弊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裏，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竈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詭詭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下風來到反矣此說古今未有可謂思入風雲

宇文述遇天寒雲定典謂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厚禡耳人皆學之名爲許公禡耳此後世著煖耳之始

罅而出相去纍黍輒成塵粉水聲如雷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者以花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任若此而舟人子沉鷺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待命於物者難爲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爲功乎嗚呼任得其人雖以菲材凌絕險必有攸濟况乎具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復何虞於傾覆哉

枝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爲祭酒，時闈振擅權，公獨與抗禮，不爲下，又不賀其生辰，振不悅。及進香文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可得。一日，公以夔倫堂大樹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枷號國子監前，竝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柳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爲公設也。鑑曰：某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卽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

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爲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此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靶子，然辱此君子，臨賞爲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桁楊之禁，臣席無此人，竊爲不樂。奏上，太后卽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爲，卽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爲壽。董崇相曰：夫權璫爲朝廷進香文廟，欵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

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
剗。權璫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
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爲公所厭。以令人
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情。捐忿從中導效。卒
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爲仇德
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饌以
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惟不之怨。且願受
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出俊厨諸君子
下耶。計闍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意
天恩飛釋。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
有聞。闍振氣焰。今竟何如。事有數端。可以慨發
者。聊筆之。

寧國論曰。蜀中本無獠。犍爲德陽山谷洞中。攘
攘而出。轉轉漸夥。自爲夫婦。而盡多。夫土乾則
生蚤。地濕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
化爲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右見
續博物志。今以一盂水置几上。雖極清者。不
數日。自然有萍。不數日。自然有微蟲蠕動於中。

則知此言是萬古之先。人生定論。

錢穆決一滯獄。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錢

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見明道雜誌。今

蹄作提。非也。葫音鶻。作胡讀。亦非矣。一俗言訛

二字。

道路傳聞之言。不可過信。至事涉塞外。尤易講

張。蓋道里遠隔。無可憑據也。宋張元吳吳之說。

多因韓范。表奏姚嗣宗入幕。而無賴者故為此

言。以恐嚇將帥。冒取功名耳。卽有此二人。未必

卽是王猛。未必能用曩霄。試觀嗣宗入幕。所裨

益韓范若何。其放言題壁。何足道哉。若以此占

才。恐不勝車載斗量矣。且二人名同元昊。更屬

可疑。彼豈不能自取一名。而兼此二人。非偶合

以爲異。卽故分襲以炫奇。此妄撰者之意歟。

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

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威儀。復覩今日。右陳

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漢宮殿圖書

聖賢見此。

田文重氣狗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
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
之懷右梁任昉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
田齊物至蕭梁猶存好古者所必收也昉啓汝
駢套亦佳

金陵童子有琢釘戲畫地爲界琢釘其中先以
小釘琢地名曰簽以簽之所在爲主出界者負
彼此不中者負中而觸所主簽亦負按孔北海
被收時兩郎方爲琢釘戲乃知此戲相傳久矣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
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此等
議論煞是可笑與其爲此等論不如並此詞不
入目卽入目亦置若未見

陳士業答張謫宿書所刻何心隱墓甚善弟嘗
與諸友論有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
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葬
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
爲皆忠孝大節卽其詭託箕巫陰去分宜之相

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粹。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攜蒯緱。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馴儉。

傭夫。廝養。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旁。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葬者。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人在當時。已不免姍笑於里巷。而見侮於褻衣博帶之儔。何況於後世。使後世無兄輩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

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

鴛鴦之尤異者。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間。能使狐衛其子。見白孔六帖。鴛鴦陸產。自昔未聞。狐性淫。鴛鴦特艷。故效此媚耳。然人未經見。

吳俗以正月三日爲田生日。見無顏錄。田有生日亦大奇。東方朔占書八日爲穀。何不以八日爲田生日。

闔郡邑誌書中多載郭璞識。武彞志載九曲溪頭有晉郭璞題識曰。黃岡降勢走飛龍。鬱鬱蒼蒼氣象雄。兩水護纏歸洞府。諸峰羅立拱辰宮。林中猛虎橫安跡。天外狡猓對面崇。玉珮霞衣千萬衆。萬年仙境似空同。璞時詩體便有七律。便有晉安惡濫派之七律。真可發一噓。諸誌中如此類者甚多。編者皆存而不刪。不解其故。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旣畢。益

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迥

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

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折。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

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詹去矜白。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諧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爲三百篇矣。嗣後爲五言。爲七言。雖去風雅愈遠。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

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惟唐律最嚴。彼其字
協宮商韻諧鐘呂。可謂近體。非樂府乎。如太白
之清平調。君平之寒食詩。二王之涼州詞。閨怨
既已優伶習之。絃索和之。又可謂絕句。非樂府
乎。少陵雄視百代。前無古人。集中如兵車出塞。
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沉雄悲壯。感慨
唏噓。自是樂府勝場。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
自李于麟擬議變化之言出。耳食者流。轉相蹈
襲。不能出入風雅。惟務闢靡誇多。每詩集一帙。

標題樂府大半。至有聲律不諧。音節都舛。猶然
仍古樂府之名。諸如此類。良可悼嘆。夫以一人
心思。欲使諸好。皆備。忽擬美人。忽摹壯士。忽爲
袞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駉鸞駕鶴之神仙。大似
百戲排場。子弟顰笑。俱假趨向。由人亦勞而少
功矣。卽如大風。垓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
無容更贅一詞。乃尚刺刺不休。用心無用之地。
何其不自量也。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戰
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

不必有二。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優孟抵掌之誚。拙者至有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風雅掃地盡矣。故曰樂府可無作也。

劉後村跋馬和之。覓句圖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有錢唇瓦。饒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又跋石鼎聯句圖。此必是

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強之狀。極得韓序之意。又跋楊通移居圖。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以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

兒坐母前持筆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
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
酸寒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
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
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卽卷中之人歟有明處士
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
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
者又跋戴嵩畫牛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
子崔白以工翎毛侍詔熙寧易元吉以画猿蒙

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
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又跋王摩
詰度水羅漢世画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鼈類
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岸
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盤石上欠伸垂足
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度纔數寸淺水而中
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
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常以蘆渡杯
渡爲神哉諸跋可謂善於形容今雖未見其畫

讀諸跋尚覺依稀隱顯都在目中反疑諸書未必臻此也此公慧心妙舌坡公後一人而已

陳士業復李司理書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橋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明問謹備錄於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无定體強名曰

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穉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顛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

矜爲不傳之祕。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遐者。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觀徵君子。然據南面之坐。而曾不得一脩食之子弟。輒爲低回竟日。先生闡發幽潛。表揚先德。誠得乞靈片檄。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絕。而脩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遐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弘緒拭目俟之矣。

宋劉後村云。世傳李賀中表。有如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况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近戴道默云。長吉白玉樓事。余未之敢信也。長吉不世才。韓吏部勇之以風檣陣馬。古之

以瓦棺篆鼎虛幻之以鯨鼈鬼神不可測乃破
錦囊心血止動太夫人憫惜行年二十七位不
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口方爭毀螯焉緋衣之召
亦曰才之瑰偉者世罔或知知我者其帝乎
劉後村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
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揆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
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
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
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

師各師其黨日久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
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
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爲吉甫輩所
笑哉此極平心之論

李廷春曰漂母事別無可紀而獨專祀於鄉以
奇信也一飯之恩千金之報於母足矣而猶祀
何信有造漢之功而母早物色之觀其郤王孫
數言凜凜烈丈夫風槩國士之薦蕭相國不足
多者謂母有大功於漢非耶竊獨怪信之後也

竟以謀逆誅夫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邦有
叛臣匹婦羞之而猶祀其進食之母此豈人情
也哉信不負母必不負漢背天授之主而欲與
市賈之雄從中以爭天下知士不爲也况號爲
善將者乎淮人祀母賢母也亦以憐信也嗟夫
信功在漢而韓氏爲不祀之鬼母功在信而血
食於淮者數世不絕君子於是悲信之無術而
甚漢之少恩也使信能如母無望報之心則漢
必不忌使漢能如信之報母者報信則信必不

彘信不彘呂未必王呂不去漢未必安隱王母
子死於后手后族無少長死於南北軍手高陵
何在母祠如新千載人心是非乃定信雖不白
於漢其庶乎有辭於母也哉

却掃編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於相國寺之
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耆卿苟若無人者有
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
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
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慎不可

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七詞。卽妄誕之能禁其不傳否。

却掃編載劉器之侍御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敬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常以此驗之，誠然。余幼時聞先君言，中牟張太保孟男，方七歲，有客過其太翁，值翁他出，太保代父肅客，自晨至午，旣無他語，亦未常少

移徙，正襟危坐，待父歸，始揖而退。人以此奇之。後卒爲名臣。

後魏散騎侍郎兼尚書盧昶，時雒陽縣獲白鼠，昶檢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因表諫，詔荅嘉之。○瑞典今不傳矣。幸畱數語，當入雒陽邑志。南中二十年前，白兔甚多，初亦珍重，後值極賤，西士畢金梁曰：此名鼯鼠，非白兔也。瑞典所言，或是此類。

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慨慷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焉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並致薄祭，望足下降神享之。右晉庾亮

追報孔坦書 追報亡友見此

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自西羌，外剛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按藝海洞酌云：飛穰一名佛手柑，又滔母孫姓，卽賦空侯者。

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羊賢叔術之讓云云。使美新果出子雲則宓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稱行參聖師耶。焦澹園爲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爲助。陳壽有季漢輔臣記。其爲蜀漢無疑。近謝少連改季漢書。猶壽語耳。安足詫乎。

博物志曰。上芝爲車馬。故樂府有芝車語。芝如車亦異。唐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安史黃巢之亂。劍吐黑煙。屬天。此爲尤異。吳園次詢子異芝名。余舉此以復道書。

句曲山有五芝。求芝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第一芝名龍仙。二名參成。三名燕服。四名夜光洞鼻。五名料玉。食之者位爲列真。此亦可備芝名之數。

楚詞夕始臨乎微於閭。注。東方玉山醫無閭。一名微閭。如楚詞。一名微於閭也。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

言景
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
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
蜀此揣骨相之始今特村盲蚩鄙爲之耳
南越志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
爲此獸一枚可得油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
照歌舞則明虞衡志嬾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田
禾以機軸織紝之物挂於田頭則不敢近然饒
燈之說名奔鯨又魚也嬾婦三化水陸呈形然
乎

管子曰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刃
游於其間也莊子庖丁木此而稍支矣
晉王逸少書貧姥蒲扇又子敬爲桓温書扇誤
爲墨汚因就成一駁牛甚工又梁柳惲詩云亭
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之而嘆因書齋
壁及所執白團扇又桓簡書羊孚雪贊於扇又
宋孝武寫吳興太守何戡蟬雀扇顧景所畫又
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
地便覺萬里爲遙陶淵明有扇上畫贊古人書

畫扇事。僅此數則。

漢制皇太子金印龜紐。諸侯王金印橐駝紐。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卽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太子將相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紐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紐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

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所當曉。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紐之類。則不可知矣。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驛。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卽審所創。十二辰堆卽今各衙門堂前時辰臺也。驛騎慮有淹遲。故置堆以紀去來之候耳。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右見古今注。

相如有詩見此。

短簫饒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此歌最古，惜不傳。右見古今注。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荀爽能書，常寫狸骨方。理癆方右軍臨之，謂之狸

骨帖。見劉賓客嘉話。今但知右軍自書耳。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三月初。

劉孟熙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

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

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

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若

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

乎。右見升菴丹鉛錄。辯誠是也。第未明證，何以

如豆蔻花。按桂海虞衡誌曰：紅豆蔻花叢生，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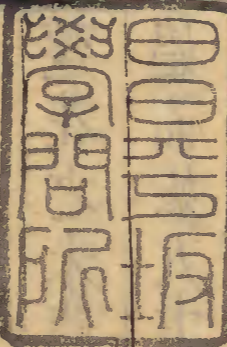
瘦如碧蘆，春末夏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

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乳，淡紅鮮妍，如桃杏花

色，蕊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絲

鷺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豆蔻同種。每蕊心

有兩瓣相並。詞人托興曰。比目連理云。讀此始知詩人用豆蔻之自益顯。漢事秘辛。渥丹吐齊之俗。又友人言此花京口最多。亦名鴛鴦花。凡媒妁通信與郎家者。輒贈一枝為信。正月上辰。出水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漢儀也。見續博物志。今知上巳不知上辰。



因樹屋書影

第三卷終

